

故乡的小溪河

谭仲池

流、漩涡和峡谷、险滩。站在剧烈颠簸、摇摆不定的木排上，我手里抓着长长的竹篙，胆战心惊、浑身发抖。

这时，伯父亮开嗓子，用盖过浪响的声音，给我讲当年战斗在小溪河边的英雄红军的故事。伯父告诉我，小溪河边的小河乡，曾走出过我党早期党员罗汉。

1930年秋天，毛泽东带领红军来到这里，播下革命火种。同时借用范家祠堂，创建了一所红军医院。

当时，这个山村的一百七十多户人家，都明白眼前的红军就是为穷人求解放、打天下的队伍，住进医院的伤病员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。当他们得知医院缺血、缺氧、缺人、缺粮、缺盐，就主动成立了接送伤病员的担架队，还上山采中草药。

后来，在我从军的日子，每当遇到困难时，总会想起小溪河畔的红色故事，想起罗汉家门口那棵古老的罗汉松，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坚强挺立起来。

我和妻子站在白色游轮上，继续在清波荡漾的河面上航行。沿途经过牛头坪、大溪、排上、红庄、高视等村庄。航道逐渐变宽，河水也越来越深。我突然发现，四周的山峰从水面上升起，把一河碧水染成一片青蓝。河心岛上成群飞翔的白鹭，在我们头顶盘旋，是那样矫健、自由、活跃。

和我们一路同行的电站管理局王局长告诉我，自从大坝蓄水发电后，小溪河的环境治理、生态保护，成为管理局的重要任务。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在河里采砂、爆破淘金、开矿修建阻水建筑、丢弃垃圾或捕鱼了。王局长风趣地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鱼能吃掉水中的绿藻，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。这座水库，已经不是水养鱼，而是鱼养水，好水离不开鱼。”

开鱼。”

我这是头一次听到鱼与水相生共存之道。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与当地居民的守护之心，凝成洁净的水库。

正午时刻，游轮抵达株树桥水电站水库大坝。我们离船登上了大坝顶端。站在大坝上，强烈的太阳光芒挽着阵阵河风向我袭来。我望着雄伟的溢洪道闸门，脚下是宽敞明亮的发电机厂房，前方隐约可见云影苍山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胸中奔涌的波涛，回忆起当年奋斗的日子……

1985年夏天，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，浏阳河沿岸一垄垄成熟的稻穗，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。我感受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深刻变化。那一年，我正作为工程指挥长，怀中揣着一幅兴建株树桥水电站的蓝图。我知道建水电站是浏阳老区有史以来的一个重大工程，它的建成将变为宝，对浏阳河下游的灌溉、调水防洪有重要作用，还能解决全县的缺电问题。

入夜，踏着铺满月光的小路，我沿着弯曲的河床朝下游走去，有丝丝凉风从河面上飘来。我好像听到了流水与青山在对话，土地和稻穗在低诉，还有从农家窗口飘出的欢歌笑语。我这个从军营归来的退役战士，是时候为家乡的建设献上全部力量了。

临时指挥部和工棚就搭在大坝左岸山坡的梯田里，工棚里住的干部、技术员，几乎都是两人一床将就着睡。大家关心我，怕我睡不好，硬是腾了一张床让我单独睡。工地上建设大军日夜苦干，水库移民举家搬迁，我也忘记了自己关节炎的痛苦，跟大家一起投入防洪度汛抢险、大坝截流、开挖导流隧洞的战斗行列。

1986年是株树桥水电站建设开工

的第一年。那一年的除夕夜，建筑大坝的工地灯火灿烂。一辆辆高大的推土机，轰鸣着把泥土石块推走。高挺的电铲伸出钢铁巨臂，把一铲又一铲的碎石投入翻斗车里。夜里，汽车仍在山路上穿梭奔驰。

从指挥长、工程师到工人、民工，没有一个脱下工装，脸上、头发上都还沾着沙尘泥星，但大家是那样欢悦、激动地举杯祝酒。工棚外，雨在下，风在吹。大家吃过团年饭，又立即投入施工中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经过一千五百个日夜的奋斗，建设者们运走了一百多万立方米土石，又从六公里外的松岗山运来八十万立方米石灰岩石，浇筑起一座高七十八米、坝底宽二百多米、长二百四十五米的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大坝。大坝连接两岸青山，漾成一万六千亩的水面，蓄起两亿多立方米碧水。

望着大坝电站的雏形，我当时写下如许诗句：

一边是流翠的山峰/一边是飞腾的浪花/把梦碰飞了/把爱盛满了/从大山的脊背抽出/一条光的隧道/点亮了万家灯火。

2010年8月29日，我听到长沙引水工程顺利通水，从此市民喝上了来自小溪河的“放心水”时，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。今天，站在大坝上，我再一次回望从水库大坝的取水闸门每天流出六十多万吨的“纯净水”，通过如巨龙般的输水管送进长沙城，就好像看到故乡的小溪河，意气风发地汇入了时代的澎湃潮涌。

我终于悟得，人生就是一条奔跑的河流，在百转千回中积蓄着创造的力量。故乡的小溪河，我还会回来重走，一次又一次……

读书有味

唐诗是诗中盛景，天中满月。张若虚的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足以让人陶醉，无愧“孤篇压全唐”的美誉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唐诗中这样优美的篇章甚多，选三百首，或选三千首，也都是上乘之作。

唐诗中还有另外一类诗歌，平淡无奇，易被人忽视，也有可能不味其中之妙。大诗人李白一生行踪不定，飘忽宛若神仙，人谓之“谪仙人”。这位仙人是食人间烟火的，怀抱着的也是普通人的感情。他有一首《赠汪伦》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讲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常情。

可以说，这首诗在李白诗中，甚至在流传至今的五万首唐诗中属于别调。不算题目，这首七言绝句将作者“李白”“我”，被赠者“汪伦”的姓名和代称同时入诗，在唐诗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，恐怕属于创格。问题来了，将作者“李白”与被赠者“汪伦”同时入诗有意义吗？貌似平淡，而且质实，甚至有损诗意，味道何在？

唐俗多识字、学、行第、籍里、官职、封爵等相称，但诗人们平辈论交，也会直呼姓名以示彼此相亲，不拘俗礼，这种情形初、盛唐较为常见。李白交游广阔，诗中言及时人，往往或名官爵，或称字号行第，或叙亲缘，而能被李白在诗或诗题中直呼姓名的同辈好友并不多，今日可见者仅有权昭夷、元丹丘、岑勋、王昌龄以及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的杜甫等几人。这些人都曾与李白游从多日，诗酒会心，是如兄如弟的知己。汪伦与李白仅是初识，却在诗题和诗中被李白直呼为“汪伦”，从中可见汪伦的赤心淳朴与李白的真诚纯粹。

比较有趣的是，李白的确喜欢自称“李白”。他曾不止一次自写“李白”之名。颇为独特的是在《襄阳歌》《赠内》《赠汪伦》三首诗中，品味三作，可见相通处有二。

其一，三首诗均为饮酒尽兴之作。《襄阳歌》为李白醉中歌谣，“舒州杓，力士铛，李白与尔同死生”既是疏旷语，亦是陶醉语。不难看出，当李白自称“李白”时，身心处于极为愉悦、自在、逍遥的状态。

其二，三首诗都内蕴李白与诗中人人平等相待的情意。《襄阳歌》可以视为两个“李白”的隔空对话，《赠内》也可见李白对妻子的敬爱及尊重。宋人杨齐贤为李白诗作注时，始称汪为“村人”，后人多沿其说。在名动天下、曾为翰林待诏的李白面前，汪伦难免有身份、地位的不对等。然而，傲上而不倨下的李白并不在意。桃花潭的美景就在眼前，汪伦的踏歌声就在耳边，在生命的这个瞬间，李白欣然享受着这样的淳朴与美好。全篇以“李白”乘舟起，末句以“汪

平淡之中有真味

戴伟华

赠”“我”收，意脉首尾呼应，一脸平交眼前人的热忱贯注其中，读来并无人名空溢、径直无味之弊，反觉情思深切，天趣盎然。

诗中如此表达，亦由李白对二人关系的感受及相应的抒情方式决定。李白擅长结合受赠者的身份、性情及赠别情境，选择合适的地域景观、贴切的典故辞藻与分寸得宜的抒情方式。如孟浩然主张抒情言志不必太过直露，追求诗歌的淡雅含蓄之美。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有心致意自己仰慕的这位诗坛前辈，因此诗中三四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二人姓名及身影均未入诗，别意却尽在景中。

《赠汪伦》的抒情方式就很不一样，无论是汪伦踏歌相送的殷殷拳拳、豪爽真诚，还是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慨叹，李白的情感抒发都是热烈直白的。通过前三句叙事、写景、抒情的层层烘染，先蓄足了势，结句画龙点睛，点明题旨，此前种种风景与画面都有了着落，全诗就如蛟龙张目，跃出潭面，腾空飞起。与之相应，赠别的双方自然也就清晰无隐。清人黄生《唐诗摘钞》批点此诗曰：“直将主客姓名入诗，老甚，亦见古人尚质，得以坦怀直笔为诗。”确为解诗之言。

品读此诗，最要紧之处在于：“李白”之名出现在首句，“汪伦”之名出现在末句，你不觉得李白的真情楚楚动人，而且与一位乡人平等对视吗？如果你注意到桃花潭水的深碧、岸上朴素而深情的踏歌声，人物、色彩、音响交融，诗美在平淡中更有一番滋味。故读诗之功应在平淡处用力。



初夏的一天，风和日丽。清晨，我们乘车从湖南浏阳城出发，直奔浏阳河源头的支流小溪河。妻子神情专注地凝望窗外，不时用手机拍照。我知道，今天我重回小溪河，其实是一次人生旅途的回望和纪念。

我出生成长在小溪河边一个名叫石湾的小村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湿润的空气、明丽的阳光，就赋予我生命明朗的底色。童年的印象，就是从眼前流过的小溪河，它洁白清亮的浪花，映照着澄蓝的天、苍翠的山、河岸的丝丝垂柳，带给我美丽与欢乐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68年3月，我参军入伍，过小溪河时，因为没有桥，是大队支书驾着一只小木船，把我送到对岸。从小溪河畔，我走进航校，飞向蓝天。

如今，桥建起来了。我站在桥上，凝望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大围山，山里隐藏着杜鹃花、峭壁尖峰、峡谷激流和石桥岩梯，更有鬼斧神工般在山巅锻造出的巨大石钟。洪亮的钟声，仿佛正从空中传来，将往事荡回我的耳边。

那是1964年的夏天，14岁的我刚上初中，回乡度假。我那位当过赤卫队员、参加过农会活动的伯父，便有心带我去小溪河上放木排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走小溪河。那时的小溪河，山林丘岗蓄水充足，春夏季节容易水涨水落。沿河而下的木排，要经过不少的激



马尾的风

吴安钦

在闽江下游，有一个名叫马尾的地方。它内拥马江、乌龙江、闽江三江，外连浩瀚的东海，水系发达。因其江多港阔，一年四季劲吹着大风。或温暖的风，或粗犷的风，或萧瑟的风，或凛冽的风，吹得欢，吹得烈，吹得野。可以说，风，是马尾城的呼吸。

我与马尾结缘，是因为我的弟弟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，弟弟大学毕业后选择了这座小城。送他报到那天，我发现这座小城并非我想象中的那般小，它早已是福州市的一个重要区域，更是首批对外开放并享有特殊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。

弟弟的单位里有一座紧挨一座的楼房，院子前边是辽阔而奔腾的江河，几座高大的码头直插大江，码头边泊着几十艘大小不一的渔轮。秋风一阵阵强劲袭来，酥酥的，麻麻的，温柔又有力，把我的心吹拂得如江里的水。我第一次领略了马尾的风。

此后，我有了常来马尾的机会，越看越觉得这里不仅风光旖旎，而且历

史底蕴丰厚，人文景观独特，是一处值得驻足观赏品味的城区。我开始理解，为何弟弟会在这里工作生活三十多年仍不愿离去，执意要与马尾相守。

弟弟告诉我，马尾的猎猎雄风不仅吹来了历史的荣耀与辉煌，更创造了无数的第一。左宗棠在马尾设立福建船政，成就了中国近代造船业；近代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——福建水师在这里成立，奠定了马尾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历史地位；中国第一艘钢质军舰“平远号”在马尾建造，并参加中日甲午战争，见证了中国海军的英勇与顽强；船政学堂创办，走出了严复、邓世昌等一大批军事、思想、外交、科技等人才……

岁月流转，马尾的风依旧吹拂着。记得二十多年前，马尾开发区招聘各类人才，得知消息后，我欣然报名，遗憾的是，考试这天我出差省外，与这机遇擦肩而过。好在马尾与家乡近在咫尺，又是家乡通往省城的必经之地，每次路过都要多觑几眼。最幸运的一次是八年前，鲁迅文学院在马尾办班，我一连在卧龙山庄住了五天，从容领略了马尾的风采。

来到罗星塔公园，仰望公园中心巍然屹立的罗星塔，沧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。罗星塔，是马尾的标志性建筑。弟弟告诉我，马尾很早就开放而繁荣。当年，春夏两季都有数以万计的海内外船舶来往马江，呈现舳舻千里、旌旗蔽空的繁荣景象。在苍茫的闽江之上，遥遥可见直插云霄的罗星塔。

新时代，马尾开发区被定位为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先导区。它快速崛起，成为人们心中仰慕的一座新区新城。漫步其中，一路风来一路景。飞架闽江的大桥，纵横交错的路网，高耸林立的大厦，处处感受到这座小城的巨大进步。

如今，马尾正向江海图强，着力打造“蓝色聚宝盆”。弟弟自豪地介绍，新时代船政人有多项首创和第一。2018年，马尾造船公司承建的全球首制227米深海采矿船出坞。2020年，“探索二号”科考船成功首航，为目前全球最大作业水深的作业型载人深潜科考船。2021年，马尾造船公司自主研发国内首艘新型海上风电运维母船。马尾还是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十大预制菜产业基地之一……

伫立天马山山顶，马江、乌龙江、闽江之景尽收眼底，山风、江风、海风扑面而来。我和弟弟约定，我还要常来马尾，与他一同品味马尾的文化之风、开放之风和创新之风。



▲水彩画《雨中天池》，作者韩乐然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古城漫步

甫跃辉

去巍山，是临时决定的。那是今年4月中旬，云南已经热起来了。手机上看了好几个往年泼水节的视频，人潮汹涌，水雾飞溅，汗和水在猛烈日光下交织着。还是选个清静的地方吧，地图上看了就近的一圈，去巍山吧！

虽是云南人，云南的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。对巍山的全部印象，来自几张照片、几段文字。知道巍山古城是南诏时期的一座都城遗址，是南诏文化的发源地。南诏时期，也就是中原王朝的唐中后期，巍山只有一些村舍。到了元朝，大理段氏开始在此建筑土城，到明朝正式建城。如今，整座古城依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六百多年前的棋盘格局，城内还有不少古建筑，是明清时期保留至今的。

车停在一处古城墙边，是拱辰楼。站在门洞口往两边望去，一边是外面的新世界，一边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老街。选了老街这边走。街两边是卖小吃的、卖咖啡的、卖民族服饰的、卖工艺品的，和很多做旅游生意的古城一样。

走着走着，却显出不一样来了。往来的人们，步子很是悠闲，有穿着蓝色涂卡衣裤、走路颤巍巍的老人，有装作大人

模样迈着阔步走来的十来岁小孩儿；还有路边打牌的老人；自然也有一看就是游客模样的，譬如那迎面而来手拉着手青年男女。偶尔有人拍照，偶尔有人驻足，都是悄声细语的，怕惊动了什么似的。

日光真好，风轻忽如鸟羽，天蓝得像是一盏明亮的灯。看到一处三角梅艳红的屋檐，我订的民宿到了。

我专门选了二楼的房间。沿着曲折小道走到尽头，小小水池边，一条楼梯出现在蕨类植物、芭蕉、柏树的簇拥之中。上楼，门锁是老式的挂锁，开门进去，家具也是老式的。窗边坐一坐，望出去，是几处瓦屋顶。日光如流水，在瓦楞间流淌。

安顿好了出门，路边偶然找一家饭店。出乎意料的不错，树头菜炒火腿肉、酸木瓜炒牛肉、豆豉凉拌车前草，地道的云南味道。

从夕阳满城，一直走到星光熠熠，不记得过了多少道门，进了多少处院子。一路走来，像是走过了许多年岁。历史已经远去，此地只剩下古碑、古塔、古殿，一阵风吹来，吹动古老的柏树梢和塔顶的风铃。一座老城，始终在寂静的时光里持续着自己的生长。

令人神往的喀尔喀山

贾宵

盛夏，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乘船顺乌苏里江下行，到达东安镇上岸。辽阔的三江平原闯入眼帘，远远看去，浓密的树木成片地顺山势漫延过来。同行的人告诉我，那就是喀尔喀山。

喀尔喀山位于双鸭山的胜利农场，乌苏里江以西，挠力河以北，处于绵延的完达山脉那丹哈达拉岭至平原收笔之处。

其实，喀尔喀山一直深藏在北大荒三江平原深处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还是上世纪80年代胜利农场的同志撰写场志，探访当地抗联老战士时，才发现喀尔喀山。后来建三江农管局到喀尔喀山拍专题片，电视台一经播放，在社会上和引起极大反响，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和国际友人来喀尔喀山观光。

火山岩石是一大亮点。远古时代，这里是深海。约三亿年前，海底火山频繁爆发，形成上百层甚至更多层的火山灰层岩，造就了黑龙江省内独有的、国内罕见的地质景观。

神奇的玄武岩像楼房的墙一样。岩石一层层砖似的叠起，每一层都像水泥板一样平整叠落有序，缝隙处粘帖牢固。一个高不过五米的崖岩，竟有上百层岩石板叠落而成，重锤也难以砸开。

继续前行，穿入密林，行走并不轻松，崎岖攀至山上，看到的岩石形态各异、千奇百怪。为了方便游人游览，所有山峰都根据各自的形态被命名。如聚仙峰、菩萨峰、吻石峰、迎宾峰、断臂

熊、石塔林、白龙洞、狐仙洞……在喀尔喀山地质公园里，你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喀尔喀山上的树木，无拘无束地生长着，遮盖着山上这些千姿百态的岩石。一年又一年的落叶，也不知覆盖了多少历史往事。崖上长满了青苔，青苔也变着戏法似的与奇石比美。那石缝里顽强长出的苔条，还有春天红透山崖的送子香，夏天厚厚的绿装，秋天的五彩山色，冬天的银装素裹，一年四季守护着岩层。

满山被青冈、柞树和椴树覆盖着，阳光穿透树林疏疏密密地洒落光斑，浸染着岩石，更显出巨石嶙峋、葱茏奇异。说来也怪，凡是岩层下生长起来的树木都很高大，好像有意守护这奇特的岩石。

如果说游览喀尔喀山是一种美的享受，那么登上望江峰瞭望，或许会让你今生难忘。

一望无际绿茸茸的原野，原野上面是水洗一样的蓝天。北大荒就是这样的美。一边是完达山脉绵延的崇山峻岭，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，袅袅清气，沁人心脾。山的南侧挠力河静谧地流淌，不紧不慢汇入乌苏里江。山的东侧，蓝蓝的江水继续坦荡飘逸地流向远方。此刻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哼上那首《乌苏里船歌》。

眼下，正是北方好季候，绿色接天盖地，北大荒的稻田遥远而宁静。山用平原作尽头，平原将山当成极限。这遥远至天边的喀尔喀山，多么令人神往！